



时代精神与 文学的价值导向

艾斐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

艾斐著

时代精神与 文学的价值导向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代精神与文学的价值导向/艾斐著.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3

ISBN 7-5440-1701-X

I. 时… II. 艾… III. ①时代精神-关系-文学创作-方向-研究②文学创作-价值(哲学)-研究 IV. IO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7583 号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6.375

印数:1—1 400 册 字数:406 千字

定价:(平)29.00 元 (精)37.00 元

目 次

[1] 绪 论

一、表现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崇高使命

- [9] 第一章 文学的功利性与社会主义文学的崇高使命
- [21] 第二章 时代精神与文学创作的价值追求
- [33] 第三章 讲政治与繁荣和发展文学创作
- [43] 第四章 表现时代精神与坚持正确导向是振兴文学与繁荣创作的必由之路
- [52] 第五章 振兴文学的关键在于创作主体必须全方位走向生活和趋赴时代
- [60] 第六章 文学创作的价值导向及其实现创新的意识与艺术契机
- [70] 第七章 文学的生产力性质及其在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特殊作用
- [82] 第八章 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所应赋有的道德品格与价值取向
- [89] 第九章 在大众文化影响下的文学的审美特点与价值趋向
- [100] 第十章 以饱含诗意与激情的笔触描绘大变革的时代景观与精神风貌

二、以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塑造创作主体和确立文学创作与文学评鉴的价值杠杆

- [109]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文学价值的时代规定性
- [118] **第二章** 文学创作的文明本质与理想光曜
- [133] **第三章** 人性的价值观念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体现
- [147] **第四章** 文学评鉴的政治标准与艺术尺度的辩证统一关系
- [156] **第五章** “创作自由”所暗示的艺术法则与价值规律
- [165] **第六章** “写‘自我’”与文学价值的定位和消解
- [171] **第七章** 创作主体的思想道德与文学作品的时代光彩
- [176] **第八章** 文学的时代意蕴与审美层次
- [187] **第九章** 现实生活永远是创作主体和文学植株的维他命与叶绿素

三、改革开放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学的构建和发展

- [197] **第一章** 在开放中选择，在探索中发现
- [203] **第二章** 文学的个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嬗递特征与辩证关系
- [212] **第三章** 审美认同与实现文学创新之关系
- [218] **第四章** 对思想道德的涵载与升华是文学创作获得世界认同和赞誉的基本命题

- [229] **第五章** 形式、技巧和创作方法的西方化与中国特色
- [245] **第六章** “新潮”文学的价值追求与“蛮荒”文学的美学误区
- [255] **第七章** “生命意识”的美学文本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非文化倾向
- [260] **第八章** 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兴抑势向及其在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上的美学渲濡

四、文学的创造精神、时代蕴涵与现实主义的巨大力量

- [291] **第一章** “时代的文学”与“文学的时代”
- [298] **第二章** 在全方位反映改革和发展中缔造新的文学
- [307] **第三章** 多种形质的文学构架与现实主义的巨大力量
- [318] **第四章** 从“重写文学史”到“逃避革命论”
- [340] **第五章**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是文学的创造精神与现实主义巨大力量的重要标志
- [349] **第六章** 文学流派之流变与文学价值观念的转移
- [361] **第七章** 突出生活和时代的主旋律与表现典型性格的丰富多样性
- [369] **第八章** 现实主义美学精神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过程中的辐延、深化与发展
- [380] **第九章** 文学的科技意识与科技的文学情结

五、创作实践对时代精神与文学价值导向的观照和体现

- [391] **第一章** 文学创作的时代精神与价值杠杆
- [403] **第二章** 繁荣和发展长篇小说创作必须突出民族魂魄与时代底蕴
- [413] **第三章** “新诗潮”——“后新诗潮”的价值定位与美学误区
- [431] **第四章** 报告文学的美学品格与价值判断
- [439] **第五章** 散文创作的思想光曜与风格冶炼
- [451] **第六章** 儿童文学的发展轨迹、时代景观与创作特征
- [457] **第七章** “变形文学”的美学形态与艺术法则
- [464] **第八章** “探索文学”的艰涩步履与价值取向
- [474] **第九章** “寻根文学”的价值趋向及其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采撷与摹袭
- [487] **第十章** “通俗文学”的审美创造与民族风韵
- [509] **第十一章** 科技文学的历史使命与时代光彩

- [517] **结语**

绪 论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第六次文代会和第五次作代会上的讲话》指出：“二十一世纪就在眼前。可以预料，它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的辉煌胜利的世纪，也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群星灿烂、百花争艳的世纪。”我们怎样才能赢得这更加群星灿烂、百花争艳的文艺新世纪呢？我们怎样才能构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宏伟任务、一项神圣使命。我们必须认真地、出色地、创造性地予以完成，我们也一定能够完成。

于此情况下，文学创作的价值导向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做什么事情，都应当有一定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对于涵载意识、思想、道德并进行美的创造的文学艺术来说，当然就更应该如此了。因为文学艺术创作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和升华，是一种感情的爆发和凝铸，而任何形式和内容的文学艺术作品，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一种以美学形态出现的精神产品，这就要求它必须具有价值，具有正确的、积极的价值导向。文学艺术作品要获得正确的、积极的价值，就必须首先赋有正确的、积极的价值导向。而正确的、积极的价值导向的核心，又始终都是真正代表时代特征和时代本质、时代风采和时代趋向的时代精神。这就自然而然地将文学艺术创作的价值导向与时代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诚然，它们是一个整体，它们永远也不能分离。文学艺术创作的价值导向一旦疏离或淡化了时代精神，它就会失去重心和偏离航向，它就会失去其本来所赋有的正确性和积极性，它就会变得浅薄、偏悖、畸糜、扭曲。只有当文学艺术创作的价值导向与时代

精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源源不断地从火热的现实生活和饱满的时代精神中吸取营养、激情与力量的时候，它才会真正地体现出正确性和积极性，并真正对文学艺术创作发挥价值导向作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应当而且必须将时代精神与文学艺术创作的价值导向紧密而辩证地连接在一起，并从它们的契合点上发现和发掘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学艺术的力源与亮点，以引导和促进跨世纪的文学艺术创作不断趋于繁荣与发展。

《时代精神与文学创作的价值导向》正是以此作为关注点和切入点而加以考察、分析、阐发和论述的。

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从实践上讲，这同样是一个重要问题。文学创作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价值尺度和价值取向，对于文学创作的成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价值追求与价值导向的正确与否，往往直接决定着作家的创作道路与作品的优劣得失。施耐庵与俞万春、《水浒传》与《荡寇志》的最本质的区别，实际上就在这里。鲁迅与张资平、“创造社”与“鸳鸯蝴蝶派”的重要区别，也在这里。至于社会主义文学与资本主义文学、爱国主义文学与卖国主义文学，其最大的区别当然就更在于此了。文坛上之所以永远不会平静，永远有争论、分歧和骚动，其深层的原因正在于各种不同乃至对立的价值观在不断地进行龃龉，并在龃龉中实现创新与升华。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创作在历经“伤痕”、“反思”、“改革”、“写实”、“向内转”、“先锋派”、“后现代”、“新体验”、“新感应”、“新现实主义”等阶段的过程中，实际上所体现出来的是各种不同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明显地体现出正确而积极价值导向对于促进文学繁荣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我们的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艺为宏旨的文学艺术创作，应当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导向呢？这就是：坚持“二为”

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深入生活和切近时代，坚持主旋律与多样化的谐调与统一，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增长与双丰收，坚持描绘和歌颂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与开拓进取、解放思想与求真务实，突出体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真切表现和热情讴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懈地追求和创造具有时代内涵和明确指向的真、善、美，积极创作内容健康、热情奔放、具有激情和魅力的文学艺术作品。江泽民同志指出：“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①，我们一定要“鼓励创作内容健康向上特别是讴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有艺术魅力的精神产品”^②。是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一定要赋有这样的价值导向。只有在这样的价值导向的引导和激励下，才能更多更好更快地培养和造就出“旌旗蔽空”的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家、艺术家，也才能更多更好更快地创作出与这一伟大时代和壮美生活相匹配的充满艺术魅力的精神产品。

显然，文学创作的价值导向，是与时代精神紧密相关的。这也就是说，文学创作的正确的、积极价值导向，是有赖于体现和突出、描绘和讴歌生活主潮与时代精神的。只有从民族精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生活与新时代中吸取营养、诗意、激情和哲理，才可望创作出具有正确、积极价值导向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才能够铸炼出体现改革开放时代的伟大时代精神的宏篇巨制。

这是一个至理。这是一个法则。这是一个规律。从《国际歌》到《母亲》，从《离骚》到《阿Q正传》，从《青春之歌》到《保卫延安》，从《新战争与和平》到《南方有嘉木》《他乡明

① 江泽民：《在全国第六次文代会和第五次作代会上的讲话》。

②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月》《人间正道》《车间主任》《美丽人生》《抉择》《兵谣》《第二十幕》《男生贾里》《高老庄》《草房子》《裂岸》《日光流年》《天下财富》等，都在明白无误地体现和印证着这个至理、法则与规律。《人间正道》所着力塑造的在改革大潮中奋力拼搏的市委书记吴明雄的形象，《车间主任》所着力描绘的北方重机厂的艰难而充满希望的改革历程，《美丽人生》所热情赞美的才华横溢、个性鲜明、富于创造精神的基层部队干部的创业精神与开拓勇气，《兵谣》所精心镂刻的新时期军人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花季·雨季》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所艺术地揭示的中学生们的多彩生活与精神境界，《学习微笑》通过对国企改革的关注所表现出来的极富典型意义的时代景观与人生追求，《男生贾里》《女生贾梅》从孩子们的世界中所撷取的思想粹质与精神火花……，就是对大变革时代的时代精神的多彩多姿的描绘与形神毕肖的体现。

梅森、张宏森、刘增新、黄国荣、郁秀、李佩甫、秦文君、谈歌、何申、关仁山、张平、刘醒龙等这些新起的作家，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仅真正切入了现实生活，真正归依了时代精神，而且以其饱蘸激情的艺术笔触生动而具体地描绘和歌颂了这生活的旋律与时代的脉搏。他们成功了。他们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从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中觅得了正确而积极的价值导向，并以此观照和指导自己的创作思想与创作实践。

时代精神，是时代的风韵，是时代的脉搏，是时代的脊梁，是时代的灵魂。文学创作，从本质上说，就是要艺术地具象化地表现这风韵、脉搏、脊梁与灵魂。举凡有出息的作家和有生命力的作品，就都是这样。

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各个时代的作家的头等任务，就是要充满激情地、无限真诚地将他们所属的时代的时代精

神艺术化，并由此而铸成富于激情与魅力的文学精品、时代史诗。

马克思说过：“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亦即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当做自己的本质来对待，或者说把自己本身当做类的存在物来对待）的自我确证。”^① 作家的创作，实际上也就是这样一个“自我确证”的过程。如何实现这种“自我确证”呢？那就是高度自觉而有效地源源不断地从火热的现实生活与饱满的时代精神中构建和确立正确的积极的价值导向，并真正将之应用于自己的创作实践当中，用以指导并不断地矫正和丰富自己的创作思想与创作实践。

我们的创作，一定要有正确的、积极的价值导向，而正确的、积极的价值导向则永远都生发并蕴涵于丰富的现实生活和饱满的时代精神之中。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来说，正确的、积极的价值导向的核心内容，只能是和必须是：满腔热情地描绘和讴歌时代与人民、新生活与新创造、改革开放与开拓进取，最大限度地赋予作品以思想力量和艺术魅力，使人们在赏心悦目、喜闻乐见中受到启迪、激励和鼓舞！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页。

一、表现时代精神是

社会主义文学的崇高使命

第一章

文学的功利性与社会主义文学的崇高使命

作家为什么要进行文学创作？用什么样的思想、艺术、原则和方法进行创作？这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问题，更是一个与时代精神和文学的价值导向直接相关的重要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一步，就是必须确立文学的功利性与社会主义文学的崇高使命。

—

文学有没有功利性？这是由文学自身的性质、特点和功能所决定的，是肯定的。区别只在于不同的文学具有不同的功利性，即使是同一类型和同一品位的文学，其实现功利价值的方法和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罢了，而绝非无功利性。

但是，由于一种不正确的文学思潮的影响，无论在理论导向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一度出现了一种非功利性的倾向，把文学创作视为纯生物、纯生理、非意识、非社会的自然机制，视为既无所求、又无所图的纯粹属于消闲的营生，视为仅仅是作家个人出于内在需要的毫无任何目的的排解与宣泄，视为不受任何外部条件制约、不被任何社会力量驱动、不为任何时代精神濡染、不产生任何客观效应和社会价值的无为无谓之举。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违背逻辑与理智的奇怪的问答式：

文学是什么？

——“不是什么。”

作家为什么要创作？

——“不为什么。”

是的，这是幼稚和荒唐的，但决不仅仅是幼稚和荒唐，其中或许有更深层的隐含，因为谁都知道，文学决不是“不是什么”，作家的创作也决不是“不为什么”。即使当真有哪个作家在主观上是这样想的，他的作品在客观上也决不会是这样。文学作品不同于囊中淑记、篋中秘笈，它最终是要公诸于世的。而作品一旦公诸于世，便必然要产生社会效应；一旦产生社会效应，便具有了功利价值，区别只在于这种效应与功利有正反强弱之分。没有哪个作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发表以后能够引起轰动效应的。一部作品发表了就像没有这回事似的毫无反响和回应，这对创作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残酷的惩罚。可是，一面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另一面却又宣称自己的创作毫无功利性可言，这岂不太有点滑稽了吗？

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一些作家声称自己的创作“不为什么”并不是真的不为什么，只不过是“不为那种‘什么’”，惟为这种“什么”罢了。想想看，一些持此论的创作者们的作品果真做到“不是什么”和“不为什么”了吗？不是。至少在客观效果上不是这样，也不可能是这样。因为不管作家自觉不自觉，承认不承认，他的作品中总是要或隐或显、或浓或淡、或直接或间接地注入一定的生活内容、时代意识、价值观念、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的，总是要具象化地辑构情节、塑造形象、描绘场景和抒发感情的。凡此种种，一旦传达给读者（是必然要传达给读者的），对读者的感官、思想、情绪、心理、精神、意志、理想、追求等产生了影响（是必然要产生影响的），其作品也就具有了功利性。实际上，创作主体的整个创作过程和审美主体的整个审美过程，就其本质而言，就都是文学的功利价值的实现过程。在这个过程